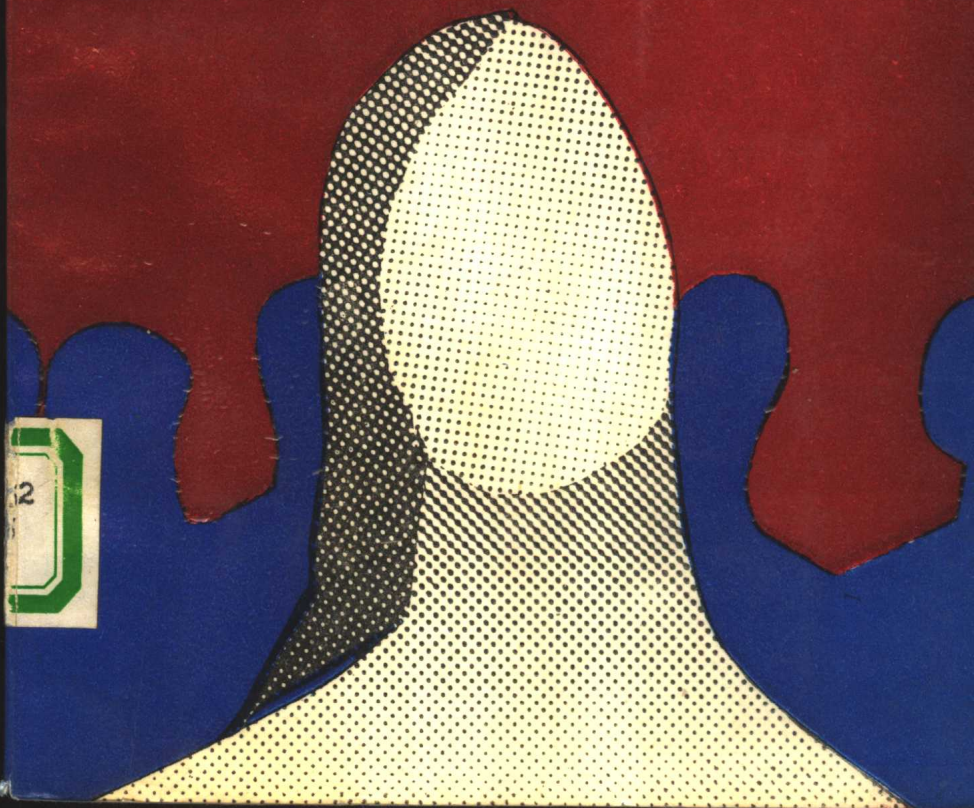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个俄罗斯姑娘 和她的 中国家族

苏文河 著



一个俄罗斯姑娘和她的中国家族

苏文河 著

•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文联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3插页 152千字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500册

ISBN7-5059-0360-8/I·229 定价：2.30元

作
者



一个俄罗斯姑娘 和她的中国家族

这是一个人的历史。

这是一个家庭的历史。

这是两个民族历史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。

她悄悄地隐去了真实的名字——苏联的名字——中国的名字。

因此，产生了这篇文章特殊的主人公的称谓——她！

她和她的父亲和她的母亲和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女和她的一切……

一、她有五个儿女

风雨雕塑着岁月

立一尊青铜的雕像

飘过年轻的云

清幽、整洁、舒适，空气中流淌着茉莉花香，沁人心脾，使人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。

她静静地躺着。

哦，莫非真的老了？人生七十古来稀，还差得远呢。

大儿子来了。他坐在床边，端着水，两只已有鱼尾纹的眼睛，满是期待和疑虑。哦，他那潇洒、大度的气质，那深深的眼窝和有点发烫的眼睛，是象妈妈还是象爸爸？

最小的女儿来了。那瀑布似的淡黄色的长发，流溢着诱人的鲜亮的青春活力。哦，她可是当年妈妈的化身？是莫斯科医科大学那个爱出风头的姑娘？是莫斯科红场上那个举行宣誓的姑娘？是延安后勤医院那个爱说爱笑的姑娘？是的，她更多的基因来自妈妈，俄罗斯的姑娘有着特殊的勃勃活力。

她静静地躺着。

丈夫在这里陪伴了多少天了？不，他陪伴我多少年了？你看把他累的，本来不算白的脸颊更显得黑了，瘦了一圈呢。哦，两眼却还是那么深情地望着我，里面蓄满了多少情感？自从我和他结婚，这近四十年的日日月月，有多少温柔和理解、支持和信任？我连累过他，给他添了那么些麻烦，他都陪着我走过来了，真不知该怎么感激他才好。爱情需要扶植，需要忠诚和更新，我应该伴着他共同走完人生的这段路程，互相搀扶着、体贴着……

她静静地躺着。

哦，校长来了，系主任来了。你们的工作那么忙，还来这里看我，真感到不好意思。我知道你们关心我，爱护我。这些年，我在大学讲台上，多少算尽了一点义务。我没有更多的才智贡献，俄语是我的母亲语言，我教授学生，也就是把知识献给我的祖国。我爱我的那些学生，我想尽最大的力量把自己掌握的语言和知识传授给他们，这也算我在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做的努力吧。我觉得我做到了，虽然并不是那么显赫。我的病稍微恢复，身体只要能活动，唉，这个该死的高血压哟，还要走上讲台，到学生们中间去的。

她静静地躺着。

心中这么静，干稳稳的，象一片碧澄的湖，没有风，没有雨，只有粼粼波光，只有花朵和星星。噢，就是有一件事直到现在还在我心中蠕动，我的履历上没有填明我现在的国籍。我应该属于她，我已经在她的怀抱里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了，我是她的真正的女儿。

女儿？那走过来的是父亲吗？那笑声朗朗的是母亲吗？

这儿，原本就是哺育我成长的沃土，是父母之根啊！
一身报国有万死，双鬓向人无再青。

是的，我但愿在这一方土地，一片蓝天，见到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……

二、煤巷 矗立的西伯利亚

寒潮孕育不灭的火种

童患的信念冲腾

远了 遥远遥远的苍穹

风雪雕塑着西伯利亚。

搅天的风雪，狂吼着，肆无忌惮地扫荡包围吞噬着白茫茫的松林，村庄，道路，远山，河流，一切都变成银白色，旷野一片浑浑沌沌。

赤塔煤矿高高的天车，有气无力地缓慢地旋转着，旋转着。巍巍的矸石山闪烁着昏黄的灯光，在风雪的包围中瑟瑟战抖。

这是一处俄国境内的法国租界。

这是一座法国开办的煤矿。

据说，在很早很早以前，是另一个民族生息劳作的疆界。但是，那条给这个民族带来耻辱的《璦琿条约》，使这片自中国黑龙江以北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归为沙俄的统治之下……一九〇〇年，沙俄军警在此制造了震惊世界的“江东六十四屯惨案”，开始了长期霸占的历史……

煤矿的周围矗立着高高的电网，电网内有法国老板惩罚“煤鬼子”的种种法规。下井，“煤鬼子”只穿下衣不穿上衣，上井，便改为只穿上衣不穿下衣，这种近乎野人的生活，是法国老板独出心裁怕他们逃跑而想出来的。一间间低矮潮湿的草棚里，瑟瑟蹉曲着一批批从中国买来的

劳工。

他们是一架架廉价的不用耗油的机器！

他象一头猛狮似地站起来了。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青年农民的形象，粗大的骨架，黝黑的面庞，虽是蓬头垢面，褴褛的服饰中仍透露出一股凛凛然的刚毅气质，立地一站发威雄风。

他忍耐不住这非人的生活，残酷的压榨。在深深的煤巷里，在水淋淋的掌子面，在潮湿低矮的草棚里，他都筹划着如何冲出这个牢笼，冲出这个地狱！

他想他的家乡，想他的祖国。那里有温暖的阳光，有轻轻的春风，有绿毯似的田野，有飘香的花朵，有潺潺的小河……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祖国啊家乡，时时魂牵游子心。但是，他却被绳索拴着，穿过了山，穿过了河，穿过了沙漠，来到这寒冷的世界。祖国啊，你在哪里？

又一个工友倒下了，一个活灵灵的小伙子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。是被沉重的铁链勒死的？是被繁重的苦力压死的？是被难熬的饥饿夺走的？是被痛苦的疾病折磨的？是被凶恶的皮鞭拖去的？

不行，再也不能在这里呆下去了。生死一条命，出去是死，呆下是死，出去或许有生的希望，总比呆在这里等死强！

他迅速地整理着自己简单的衣物，一件已经十几处打洞的单褂子，一条土布裤子，一张从家出来时包行李的包

皮布，一双一直珍藏着的妈妈给纳的新鞋垫。他紧紧地把它们都绑在身上，等待时机潜逃。

风雪嗖嗖地肆意呼啸着。天渐渐暗下来，这座鸡窝似的低矮的草棚又要进入漫长而冷酷的长夜了。

夜，滑行在风雪的浑浑沌沌之中。工友们都艰难地睡下了。法租界的巡警和野性的警犬，也蹒跚在温暖的小火炉旁。天地间除了风雪的嘶叫，没有任何声音。他悄悄地起来，蹑手蹑脚地推开一扇薄薄的门板，弯腰钻进草棚东边的厕所。他要孤注一掷，要逃离这个吃人的魔窟，去寻一条未来的路。他确定没有人发现和跟踪后，悄悄地从白天发现的一处铁丝网的洞隙里钻了出来，消失在茫茫风雪中。

没膝的积雪，似一片滔滔海洋，吞噬了他，风卷了他。他如一粒弹丸，浮起，沉没。他一会儿爬，一会儿走，一会儿滚……

搅天的风雪，象有意折磨这异国的青年，越搅越浓，越浓越搅。他睁不开眼睛，他浑身上下滚成了一块冰团，犹如裹一身冰凌盔甲，在雪窝里滚着、滚着。

不知道走了多远，爬了多远，冰河在脚下，雪山在脚下。

不知道爬了多久，天亮了，天黑了，浑浑沌沌的世界，迷迷濛濛的世界。

他终于看见了一线希望，在一片丘陵的开阔地中，露出一间低矮的草棚，在这孤独苍凉的世界，犹如一座巍峨的

殿堂。他悄悄地接近草棚，门关闭着，敲几下没有人。他推开门一看，嘿，还是一间能居住的场所，一张木床，几样零用家俱。

一个避难所！

一个世外桃源！

他躺下了，他顾不得想任何问题了，几天几夜的劳累终于暴发出来了，饥饿、寒冷、疲乏，都向他袭来。他躺在床上，消失了一切。

哦，温暖的气息，温柔的抚摸，温馨的阳光……这是哪里？是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？是回归到整个人类都要到达的天堂？

他徐徐睁开涩发酸的眼睛，朦朦胧胧看到一张苍老而和善的脸，一双粗糙而有力的大手，在褪色的皮帽和皮大衣的包围中。伸手一摸，身上盖着一床厚厚的棉被。他的眼睛湿润了，潮潮的。

“年轻人，你睡了两天两夜，现在可好了。”老人哈哈笑着。

“谢谢，谢谢！”

如果世间的某些传奇是人们有意识杜撰的，这里的一切也许会比那些杜撰的传奇更奇特。他居然从此成了这间草棚的主人。老人愿意让这位异国的青年待明年春天，为他耕种这片土地。老人一天三次给他送饭来，并给他换下了槛褛的衣服。不过，老人居住的镇子是不能去的，政府有法规，收留逃难者将受到处罚。

他就这样活下来了，一天又一天，再也不记得日月，不记得季节，任凭命运在他的流年中驱使。但是，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生的愿望，却时时冲击着他，“大海无平期，我心无绝时。”

历史又使苏联陷入混战局面，卫国战争的硝烟弥漫着整个俄罗斯，西伯利亚这块苍凉荒漠的疆域，也卷起了战火。

“孩子，你走吧，这儿一天不如一天了，到南方去，一直往南走，那里有我们的游击队。我有一个女婿在那里，他们会收留你的。”

老人说完，帮着捆了一个小小的行李，挎到他的身上。

他走了。他一走一回头。再见了，老人家！再见了，小草棚！他在空旷苍凉的原野，象一只孤雁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淡，直到汇入苍苍茫茫之中。

哦，哪里是家？哪里有路？我该踏足在哪片泥土？我该栖身于哪片蓝天？

脚印，一行一行，叩问着原野，叩问着苍穹，叩问着远古……

“肝胆一古剑，波涛两浮萍。”

哦，他呀他！

三、枪声 苍穹成为立体 阅不尽新潮澎湃

眷恋的歌声复歌声

甜蜜而清亮 绵长而悠远

他没有找到老人的女婿，却找到了游击队。

克什克游击队，一支拥有二百多支枪炮的武装力量，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欢迎会。他成为这支游击队中的一员。在这支部队里，有近一半的战友是他的祖国同胞兄弟。

他有了最要好的朋友，一位剽悍豪勇的白俄罗斯战士，他们俩的豪爽和耿直，勇敢和智慧，如同胞兄弟，似鸟之双翼，在战斗中屡克敌人，成为智勇双全的英雄。

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游击队要搞一次大的军事行动，袭击从伊尔库茨克州开来的一列军用列车。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阵地战，袭击战。战前，游击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。

他的朋友把他拉到一边：

伙计，这是一场很艰巨的战斗，我们都要有个思想准备，或生或死，有个什么交待，咱俩都说一下。说着，他递给他一封信，是写给他的岳父母和新婚妻子的：

岳父岳母大人

亲爱的妻子：

我们即将参加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，这是一次将关系到我们整个地区的形势变化和夺取最后胜利，争取全面解放的决战。

为了人民的自由，为了祖国的解放，我可能会献出生命，流尽最后一滴血，洒在我养我的土地上，在它的上面将开满鲜花，换来幸福。

我死后，我的这位中国朋友会肩起我的责任，尽一个儿子、一个丈夫的义务……

他双手接过信，揣进怀里，沉思半晌说：

我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，现在我也是死里逃生。我来到这片国土上已经七、八年了，家中的一切都不知在战乱中还存在。我唯一的希望是在我牺牲后，能在一个机会里把我的骨灰安葬在我自己的国土上……

双手握着双手，两双手紧紧攥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坚硬的拳头，那是力量和意志，是友谊和信任！

风，毫无顾忌地咆哮着，横行着，卷起阵阵雨鞭，摔在人们的脸上，打得隐隐作痛。这一支长长的队伍，在这天然的掩蔽下，悄悄地艰难地出发了。

高高的铁路路基，似一条僵卧的黑魑魑的巨蟒，有规则的星星点点的信号灯，在风雨中瑟瑟抖动，时隐时现，时强时弱。

远处，一声长笛，军用列车急驶风涌而来，冲开风雨，冲开黑暗。近了，近了，火车嘶鸣着进入包围圈。

轰隆隆——轰隆隆——

一阵天崩地裂的爆炸，军用列车象一头折断筋骨的巨龙，瘫痪了，斜倒在路轨下面。

接着，密集的枪声织成了一片火海。

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。这是生与死的搏斗，是爱与恨的搏斗，是正义与邪恶的搏斗，是光明与黑暗的搏斗。

敌人全部被歼。一列军用物资全部成了游击队的战利品。

但是，他的战友倒下了，倒在一片血泊中。他临终前没说一句话，只是紧紧地抓着他的手，两目注视着、注视着。

他攥着他的手，点着头，眼里蓄满了泪水，无限的话语全在心中了，

伙计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想方设法找到你家，实现你的遗愿！

两年以后，他迎着胜利的红旗，踏进了战友的家门。

唧唧唧、唧唧唧！

敲门声引来一位年迈的老翁，俩人一见，竟都呆住了，他辗转半个多月找到的战友的家，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！

大伯！

阿仔！

然后是紧紧拥抱，然后是热泪盈眶。

世间多奇剧。这阴差阳错的裂变与聚合，纷呈着多么丰富的内容！

在屋里，他掏出战友的信，双手递给老人。老人看着看着，双手抖动起来，胡子抖动起来，强忍着两汪盈盈泪

水，把信交给了站在一边的大女儿。

她默默地看着、读着，泪水无声地滴落下来。然后，双手攥着那封信，嚎啕大哭起来。

他交待完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，向老人提出来要走。老人却严肃起来：

走？你往哪里走？你生死与共的战友嘱咐给你的是什么？你都做到了吗？

老伯，我给你当儿子行，但我不能给你当……当女婿哇！

混小子，这怕什么，姑娘愿意，死去的丈夫愿意，我愿意，你愿意不就行了吗！

这……

还等什么，明天我就给你们举行婚礼。

他无奈了。他那淳朴而真挚的情感，愿为他的救命恩人贡献一切，愿为他的战友牺牲一切。

婚礼是简朴的。他和她在老人的陪伴下，在镇政府登了记，取得了结婚证明，在左邻右舍的简单的祝贺中，他们结成了夫妻。一个中国小伙子和一个俄罗斯姑娘就这样组成了一个新的整体。

晚上，村前一片宽敞的场院上，灯火通明，羊皮鼓和冬不拉欢快地响起来，人们兴高彩烈地祝贺这两个亲如兄弟的民族结合在一起。能歌善舞的小伙子和姑娘们，唱啊，跳啊，搅热了满天的星斗，清清的春风。

哦，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”

新的生活，新的希望，将载满新的风帆，驶向广阔的海洋。

他默默地祝福着，在这新婚之夜，向遥远遥远的祖国，向遥远遥远的母亲。

四、铁流 自春天滚过

两颗星辉映着

地点旺一簇青春的火焰

和深深埋在心中的秘密

历史追踪着岁月的脚步旋转着，前进着。

他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近三十年。

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十八岁了，而且已成为令他们值得骄傲的莫斯科医科大学医疗系的学生。

一个美满和谐的家庭，在中华炎黄子孙和俄罗斯民族之间幸福地生存着。他们过着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闻鸡起舞，沽酒淡餐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。他们已经先后安葬了两位老人，成为两个儿子三个女儿的父母了。

历史，在这个时期给中华民族这块广袤而古老的土地上，在这块创造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，制造了深重的灾难。军阀混战，连年灾荒，民不聊生。如今，日寇的铁蹄又践踏这片河山。

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！

中国共产党如一颗璀璨的星斗，给黑暗中的中华民族

带来希望，升起了黎明的曙光，肩起解放拯救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。国际共产主义发出号召，动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声援和支援中国共产党，打败日本侵略者。

一九四〇年九月，斯大林在全苏维埃发表讲话，号召有志青年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，直到取得最后胜利。

“国仇未报壮志老，匣中宝剑夜有声。”

他睡不着了。他仿佛听到了祖国母亲在日寇的铁蹄下痛苦的呻吟，听到了祖国母亲在屠刀的淫威下急切的呼唤，看到了父母兄弟姐妹正在血泊中挣扎，看到了家乡在炮火中沦陷……

他消瘦了。他日思夜想。他萌发了一种向往：回到祖国去，为祖国母亲的解放献出赤子之血！“位卑未敢忘忧国，事定犹须待阖棺。”

妻子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劝慰着：

别发愁，苏维埃政权的胜利经过多少年的浴血奋战，前仆后继？正义战胜邪恶，人民战胜敌人。放心吧，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会取得胜利。到庆祝胜利的时候，我和你一块到“婆家”祝贺！

妻子的劝慰，并没有减去他心中的赤子之情。他变得沉默了，暴躁了，胸中象有一团火在燃烧，在喷发。

“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”，我哪能躲在这里享尽天伦之乐。他悄悄做着准备，时机一到，立即奔赴祖国母亲身边，为捍卫祖国神圣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战斗。

女儿知道父亲的心思，她从莫斯科潮水般的声援中国